

卡施尼茨诗选

〔德国〕玛丽·路易丝·卡施尼茨

贺 骥译



玛丽·路易丝·卡施尼茨（Marie Luise Kaschnitz，1901—1974）是当代德国著名诗人、小说家和广播剧作家，于1919年开始写诗，终生笔耕不辍。著有诗集《诗歌集》（1947）、《未来的音乐》（1950）、《永恒之城》（1952）、《新诗集》（1957）、《你的沉默——我的声音》（1962）、《继续说》（1965）、《从来没有》（1965）、《非咒语》（1972）和《人生之歌》（1974）。她的融古典与现代为一体的诗歌广受赞誉，短篇小说集《长长的影子》（1960）和《广播剧集》（1962）也备受评论界关注。1955年卡施尼茨因其杰出的文学成就荣膺联邦德国最高文学奖——毕希纳奖，评委会的评语如下：“她的文学作品在战争时期发出了纯净的声音，这种勇敢的净音能抚慰人心。她总是为精神效力，将古风与今日风格结合起来以表达人道主义思想，并以一种适合于我们的新方式来塑造形象。”

卡施尼茨主要写时代诗和风景诗。她的时代诗不是政治宣传品，而是隐含着对时代和社会的批判以及对人性恶的警示；她的风景诗描绘了故乡和地中海国家的自然风光，充满自然魔力。她是一位游移在传统和前卫之间的诗人，既尊重传统，又突破传统，既有古典余韵，又进行先锋派大胆的语言实验。冷静的语调、简

约的文字和表达的密语化共同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先锋主义诗风。尽管她追求语言创新，但她绝非一位诡谲的语言游戏者。

在1919年至1949年间她创作了一些传统的韵诗和十四行诗。这些诗歌以童年、故乡、爱情、自然和死亡为主题，格律严谨，句法井然有序，语言高雅而流畅，颇有黑塞、早年里尔克与荷尔德林的诗风。例如她的第一部诗集《诗歌集》，大多用古希腊的六音步诗行或法国的抑扬格十音步诗行（vers commun）写成，用自然景象、圣经故事、童话和幻象来表现传统主题。整部诗集远离社会现实。

然而仅仅隔了一年，她的诗风就出现了转变，在《什么是真实》一文中，她明确表示“即使在最非理性的诗歌中，读者肯定也能读出作者所拥有的历史与社会经验。”诗剧和诗歌集《死神舞与时代诗》的题材直接取自战后现实，它描绘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废墟世界，属于战后的废墟文学。

一九五三年以后，卡施尼茨的诗歌创作进入成就辉煌的先锋主义晚期。《新诗集》描写了技术（而不是战争）对世界的毁灭，言辞简练，真正实现了风格的突破。痛苦乃是其后期诗歌的基调，这种挥之不去的痛苦来自战争年代的暴行、战后的恐怖和诗人个人的人生磨难。这些自由诗语言简朴，文笔涩滞，词序异常，句子成分省略，句子结构松散，突然跨行或跨节，词语偶有重复，运用了象征、隐喻、对比、童话或神话暗示和矛盾修辞法，将显白和隐微、现实与幻想、时代批判和宗教异象结合在一起，制造了一种语言和内容上的张力。卡施尼茨在《当代爱情诗》一文中提出了她的碎片诗学：“事实上，当代诗所能传达的就是当代人碎片般的、破碎的内心世界。”《新诗集》体现了诗人与传统表达方

式的彻底决裂，它以破碎的形式表现社会的不和谐和当代人的内心分裂。

卡施尼茨在其自传《我去往何方》中，重申了她的介入诗学：“与歌德式梦想家的幸福目光相反，当代诗人应该直面丑恶与令人不快之事”。诗集《继续说》继续揭露各种危险的社会倾向和日常生活中的法西斯主义，言辞简约，进行了大胆的语言实验（例如词语的硬性组合），但在总体上保持了社会批判的态势。此时的诗人不再坚信文学能够迅速改变世界，她明确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反对文学直接干预社会政治，因为政治化的文学臣服于党派偏见和党派斗争。在《终结》一诗中，她要求政治诗人闭嘴：“机构中只剩下少数捣乱分子。//沉默吧。”正如卡施尼茨预言的那样，德国文学在七十年代实现了去政治化，转向“新主体性”文学。

卡施尼茨晚期碎片化的语言实验诗彻底抛弃了传统诗歌的和谐美，以“反艺术”的形式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否定态度。她的破碎而艰涩的先锋主义诗歌直面丑恶的现实，属于阿多诺所说的介入的艺术（engagierte Kunst）：“确切意义上的介入的艺术不是要鼓动人们采取措施、进行立法行为和投身于实践活动，而是要引起一种态度。”

这里选译的卡施尼茨诗歌大部分译自《卡施尼茨诗选》（岛屿出版社，1985）和《从来没有》（费舍尔袖珍书出版社，1984）。

译者

这个世界的孩子们

我见过这个世界的孩子们。

我弟弟请他们坐车

翻越七座山^①。

这个世界的孩子们驱车

翻过七座山。

第一座山上有集市。

孩子们叫喊：停车。

有鼻子的淡蓝色圆球

在草地穹窿上跳舞。

占有，世界的孩子们嚷道。

第二座山上狂风呼啸

孩子们叫喊：追风。

他们跺脚握住方向盘

拼命摁喇叭。

我不知道我弟弟

是怎样制伏他们的。

第三座山上有头雾牛

舔青草。

① 出自格林童话《白雪公主》。

孩子们闭上双眼
问道：我们的脸色是否煞白？
我们坠入深谷。
天知道谁去找我们的小骸骨。
死亡，世界的孩子们说道。

第四座山上湖水潋潋。
我弟弟说道：开过去。
孩子们要打他
他们从行驶的车里
跳入湖中。
他们在水中环游
在深深的石头湖底潜泳
宛如丽洛妃^①的儿女。

第五座山上艳阳高照
七个太阳般明亮。
孩子们伸开双臂
探身窗外
柔发飘逸
频频挥手放声歌唱
有罪的爱情多么甜蜜。
亲吻，世界的孩子们唱道。

① 18 世纪德国民歌《美丽的丽洛妃》中的人物。国王的女儿丽洛妃嫁给了水精，给他生了七个孩子。

月亮先生^①绕着第六座山潜行
矮小弯腰。
用皮带牵着狗。
孩子们聚拢在一起。
我爸爸疯了
我哥哥失去了双腿
我妈妈一去
不复返……

第七座山上没有房屋
我弟弟说道：下车。
孩子们都很悲伤
放走了手中的气球
最可爱的孩子依偎在
他怀里。

他们握着小拳头
到处流浪
我们远远听见他们
在林中顽强地歌唱。

① 托米·翁格雷尔（1931—）绘制的画册《月亮先生》（1966）中的人物，一位来自月亮的男人。

广岛

把死亡扔向广岛^①的那个人
已出家，在修道院敲钟。
把死亡扔向广岛的那个人
站在椅子上把头伸进绳套，上吊了。
把死亡扔向广岛的那个人
疯了，他驱赶鬼魂
夜里纠缠他的十万冤魂
因为他是从尘土中复活的死人。

所有这一切皆虚构。
就在不久前我看见了他
在他的城郊房屋的花园里。
矮树篱嫩绿，玫瑰丛娇艳。
它们长得不快，使他无法藏身于
遗忘之林。无遮蔽的城郊房屋
清晰可见，身穿花裙的少妇
站在他身边
手牵着小姑娘
骑在他背上的小男孩

① 1945年8月6日，美军对广岛进行核袭击，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造成14万人死亡。驾驶载弹机的是保罗·蒂贝斯（1915—2007）上校。曾有传言说，蒂贝斯战后开始酗酒，还试图自杀。而他告诉记者，那些纯属无稽之谈。“我每天睡得很香”。

在他的头上挥鞭。
很容易认出他本人
草坪上的四足动物，欢笑
扭曲了他的脸，因为摄影师
站在树篱后面，世界之眼。

西西里地图

我为你们画一幅草图。此岛形似
胜利女神肩头的一个翅膀。
轮廓图，一条岩石山脉
沐浴着阳光。
大海用海藻、细沙和鱼群
来覆盖可爱的深海平原。
黑色线条代表倾斜的山坡。
七条河谷被略去。
三角形代表埃特纳山，冰与火
在那里举行神圣婚礼。现在请你们
坐下来用晚餐。我端起油壶。
我把油滴洒在哪里，哪里就会长出
橄榄林，银色的树叶黑亮的核果。
只要我捏碎面包，种子就会飘向
红色的丘陵，犁铧的长路。
东部出产白色食盐
大海的馈赠，盐和鱼

黄色月芽代表北方柠檬黄
屋顶般的树冠阴凉。甜蜜的花香。
那些在海上延伸的红色箭头
来自大陆、非洲、
西班牙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箭头
标明了异族征服者的航路。
现在请你们从园林小路上捡起
两块、三块白色卵石。光亮的卵石
宛如月光下的神殿和大教堂——
我若用脚躁地，卵石们
就会跳起摇摆舞
犹如地震时你跌倒我摇晃。
我拿走灯，又拿来
又拿走。时而光明。时而黑暗。
兴盛与衰亡，永恒的斗争。
我用面包捏成的小农人
在哪里？他还站在原地
拿着锄头。弯腰低头
比开始时更低。西方的一小块土地。
全部历史是什么？面包，鲜血，顽石。

期待

薄暮孩子们
在棕榈树下

对歌

钟鸣

还不是时候

走向故乡

迈着城里人的小步

迎着火车走去

在红色斜晖中

穿越迷人沼泽的火车

不是时候

在广播声中

怦然心跳

听见间歇而快速的

欢迎词。

但在场的乡民

慢慢

增多

风景不断

展现 爱

长满剑叶草和玫瑰的原野

活水

风。

杰纳扎诺*

傍晚的杰纳扎诺

冬天

驴蹄发出

清脆的嗒嗒声

沿着陡坡向上 山城。

我站在此地的水井边

洗我的婚纱

洗我的寿衣。

我的白脸倒映

在黑水中

在飘动的悬铃木落叶中。

我的双手

是两块冰

每只手有五根冰柱

叮当作响。

你的沉默

你飞快离去

早已漂过赫拉克勒斯门柱①

* 杰纳扎诺是意大利的一个小镇，位于普勒雷斯蒂尼山脉南坡。

① 赫拉克勒斯门柱指的是直布罗陀海峡东端两岸的两座山：西班牙南部的卡尔佩山和北非的阿比拉山，相传由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置于此地。

在从未测过水深的
海洋的脊背上
在从未计算过亮度的
星辰的轨道下
你睁着双眼
漂流。

你的沉默
我的声音
你休息
我奔走
你的俱往矣
我的长相忆。

写作

我想通过写作
来拯救我的灵魂。
我试着写诗
不行。
我试着写小说
也不行。
写作不能
拯救自己的灵魂。
自暴自弃的灵魂在沉沦中歌唱。

蓝色窗帘

——献给维尔纳·布尔格

群山有何变化
河川有何变化
自从我口干舌燥
自从我用双手掘土
寻觅你的明眸
自从我总是低声叫着
你的名字絮絮不休
哀悼你……

群山崩塌了
河川干涸了
落日失去了红色
草地不再闪绿光
哎六月开满了灰色的玫瑰

世界的存在比我们长久
它依然美好
风尘抹去了
我们走路的足迹
路边的山楂树照样开花
尽管与我们无关
他人的谈话

还是充满了爱。

我要唤醒往事
使死者复活
让故人与旧事再次闪耀
高速公路上的车灯
在长着樱桃树的小山边相遇
风把窗帘吹进
我的卧室海蓝色旗帜。

词不尽言

无法说出
太阳的全部真相
对闪电的陈述不是唯一正确的
更别提爱情了。

尝试，努力。失败
不准确的描写

忽略了朝霞
没有谈论播种者
只是顺便提到
毛茛和紫罗兰。

没有用天堂
来为你们撑腰
没有否认衰落
和绝望

没有把魔鬼画在墙上^①
因为我不信鬼神
没有赞美上帝
而我是谁……

勇敢的众生

我发现世间生命相当勇敢，
它们坚忍不拔，度过
 黑暗的日子。
熬过艰难岁月。请你想一想，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烦忧，
至少他会担心：孩子，你是否会遭到不幸？
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信任
头上的屋顶怀疑
 脚下的大地，
我们不可以断言：玫瑰
 是我的姐妹

① 把魔鬼画在墙上以招来魔鬼害人，这是西方巫蛊之术的一种普遍做法。

死亡是我的兄弟家园永在。

但是今天我看见有个男人在种
山毛榉，干枯的树苗，他抬头仰望
仿佛看见了蕨蕤的伞形树冠。
整天我都目睹奔驰的卡车
满载着木板和枕木，横梁和红砖。
我照镜子看见了自己的脸
然后出门，与你相遇。
相见甚欢。

词语艺术

你可以用手接住
飘落的片片
秋叶
但不能用它们拼成夏树
被石头打碎的玻璃
也无法复原。

从语言之网中任意拽出的
一个词一个词一个词
拼合在一起
相互拥抱。
立即成为一个世界

我的世界。

菲利普

小乐队没来

小乐队没演奏

按习俗

离开公墓踏上回家路

你们享受生活。

小兵们

左右列队

悲哀的脸

如灰色苔藓。

你棺材中的细枝

曾经下了一场冰针雨

那时你是唯一的花枝

丰茂

鲜活。

诗人的葬礼*

当他们埋葬那位诗人时

有个摄影师在场，他要为一家周报

* 此诗描写的是诗人伊丽莎白·朗盖瑟（1899—1950）的葬礼。1949年，朗盖瑟和卡施尼茨等49名作家共同创建了德意志语言文学科学院，并设立了毕希纳奖。1950年秋，科学院给已去世的朗盖瑟颁发了毕希纳奖。本诗译自 http://orden-pourlemerite.de/plm/gedenkwoorte/kaschinity1901_gedenkwoorte.def? p=5

拍几张照片。后来读者看见了照片。
高大的棺材仿佛为一位巨人
而打造，堆起的土墙，
朋友手中的铁锹里有土，
手抖动了，因此照片模糊。
总的说来，那是一场寒酸的葬礼。
市长没来。
科学院的先生们没来。
稻草做的花，花环上有刺。
谁愿意英年早逝？
牧师的悼词冗长。孩子们悄悄
练习金鸡独立。
几个看不见的精灵飘然而至。
七个林仙，两个水仙，一只
火蜉蝣。
不是因为诗人歌颂了她们
而是因为她们相信他们是同类。
来宾们害怕感冒
死人会把他们拉进坟墓……
他们扣上风衣，心不在焉地仰望
天上的曼妙黑云
云飘过他们头顶——
云真美，摄影师心中暗想
他为自己拍了一张照片。
五十分之一秒，光圈数 10。

后来他发现底片上空无一物。

知情人

他吃了小鼓上的饭

他喝了小钹里的水

有个

男孩蹲在稻田里

用手指刨

黑土

有个

男孩跳过

水中云

跳来跳去

云天之下

有个

男孩提高

嗓门一串串

话语从他胸中

飞出

如雁阵

在喧嚣众城的
某处
我
俯首
写诗。

新野河报道（其一）

前景黯淡
令人绝望
土木工程压倒了
自然风光
褐色波浪
葡萄园种上了土豆
小河

小河 美丽的曲线
越流越宽越快
污水横流
冒热气。冰蚀谷两岸
长满杨树。

石桥栏杆
留下了我的指纹
松软黏土

有我鞋底的确切印痕。

漠不关心

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

该原则在此失效了。

白旗玉米

大量断翅凤蝶的尸体

遍布山坡

挡住了你的上山路

早春

将至浓雾后面

鸫鸟

翻飞。

疗养者快看

水坝后面的水中静静

倒映着生命树

映像从何而来？

你感到惊奇

惊讶。

你会被废水

治好——

彻底
治愈。

终结

你的诗歌
误入喉腔
使你沉默

当你发言时你不接受
他人的观点

无我
无你
无时间
无地点

有时我们
听见机器^①
格格响

① 这里指国家机器。德国诗人君特·艾希要求作家成为政治上的异端分子：“要当讨厌鬼，要作世界机器里的沙子，不作润滑油。”卡施尼茨则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反对文学直接干预社会政治。她认为政治化的文学已误入党争的歧途，文学应返归语言艺术以表现普遍的人性。

但它不再啜泣了。

机构中只剩下少数捣乱分子。

沉默吧。

秋天的脚步

可爱的秋天

叶子还带有

夏季的热量

闪着火红色的光

然后随风

飘来

细腻而骨感的脚步

走上树枝

走下树枝。

(责任编辑: 杜新华)